



管子全書

重訂

七之八

□13
3561
4



門口 13
號 3561
卷 4

張榜評三臣
及伯形皆後
人追敘者然
其文高古奇
絕幾平平板
敬仰之逸駕
然若

管子卷第七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鮑叔以小白
年幼又不肖

管子

卷七

一

了
32(12)

趙用賢評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程敏政評讓事廣間使非忠

而賤故難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肯使傳小

意棄我故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鮑叔曰子如是向不免之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馬則必不立矣

異其出處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亂言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純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

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垂於俗人故非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嘽嘽不足為飽有大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矣大

楊慎評無小知惕而有小慮白之上也淫後好動不足害伯有小知害相必矣仇也日拙而不知懼也彼自不容更吾

夷吾又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識水之矣
海士享許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以此時受命為傳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連其後奉亂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

得彼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亂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字。後倣此。言犯命廢亂。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忽之死尤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俸于二公子之間。

沈氏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極士享許仲致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亂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與鮑叔辭。傅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在。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請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二心而已二
心于亂義亂
之不終仲雖
相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楊士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細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如樞評禍理
言更奇附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檝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
車。賢曰。賢者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
之於昏。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特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張氏評教得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

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屣屣反誅屣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

朱養德評事 甚怪駭

孔穎達評文 更委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暉評鮑叔
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

言管仲親紂
料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紂，多於小白也。紂之不死，而死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

謂評此計極說

朱養和評施伯亦不能料

晉祖也

管子 卷七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魯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待。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臣死臣是定

梅士享評成行名等議

名是死則行而名不虛生則行而名虛立也

楊慎評上管匡之志下管匡之術朱長春評以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名。不兩立。既成生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闢異說。故言或成九合之功。日。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管子 卷七

七

或曰起劉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太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其召忽強武，**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

若及獨能圖我。續按：及謂所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朋友不能相合，國理續按：指管仲而國乃可圖。

也。膠，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恐。老臣二三子謂

不恐，違者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楊慎評鮑叔
之可初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歟

何俊良評是
叔真心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恐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
君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
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
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
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
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
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
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
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
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
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
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祖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糾可見其生
不尚不至
朱長春評期
三而勉伯著
書者後曰君
能性以
小甲仲王佐
梅士享評必
梅士享評必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
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
糺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
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之祿而不乃走
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乃令
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
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宜許桓
公欲先修兵
管仲欲先厚
人所謂人者
合諸侯與齊
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揚
船事國異人
異年異月
先立以下至
後紀事多與
左傳故別或
曰起例載異
聞也

兵之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

兵自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

沈則新評修
兵後用果可
危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

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葺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葺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義士不歸也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難也
正可相也及及

李泌評墨淡
朕人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後之也。謂過常

賦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土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

既無有知我二人明年朝之爭祿相刺殺頰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制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
七輔方可強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士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二千乘者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與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日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魯詩比於關內

柯濟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黃震評委姪殞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不如止而不盟也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以貪名加君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劔之為人也劔一作淶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何俊昆評設

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手

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亂。且會盟之役。禮擯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且去。莊公自懷劍。曹劌亦劍。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

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樞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劍將戮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岳正評劫壇事殊異

所圖今不當有進往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華自國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國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國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朱長春評大匡志匡君以匡天下為功初敘五年辨諫自用之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暢而大慮則事多并而仲功亦恭恭矣

程敏政評不
就兵是至

梅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

日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來，使之而不可從，則令

受而封之。受，祀告命，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

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桓公且封之，隱躬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

不當。今君斷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盡，盡於封亡國。

小言國小故云。封亡而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之，言是其成。桓處

宋養純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十四

葉水心評修政勸民規模自宏遠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得王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征為賦祿之制。**既**。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

病者。君當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

沈維垣評厚禮與善不減王者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楊忱評仲評陽數人如鑑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今隰朋理之。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今晉無之。國與土交兵。春通東。屬木。其人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適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適適近也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

甲及貨蓋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

於召陵也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梅士享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齊者

周以號召天下非上樓諸侯以伐諸侯

桓公

卷七

十六

下

侯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沈與新評是兵食而後加政得治原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食則兵足，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關。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朱養新評在盡倫上著精神

劉說評罰不輕加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之師尚未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張暉評誅悖倫以戒

朱長春評四
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爲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爲外政結局
後以踐位十
九年起敘國
中內政此一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事道古陸離
有邁氣文兼
子史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桑田而稅案知其壤墾而稅之二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史公用其古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梅士享許前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

已巳載隰朋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

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主從諸侯欲通欲謂從諸侯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委其食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契

藝評待客
之禮周悉愷
至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

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罪

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績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令鮑叔進大夫勸。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

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能大役。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

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故此三者。得二為次。得

三之一。為下。士處靖。靖。卑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獨農工賈恐

梅士享壽孝

禹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聞之于父士

則童而習之

獨農工賈恐

其以力畝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上舉不應干父兄則為首戮而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與矣朱長春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子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用之也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解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春通狹邪浪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蕩比之匪人

張榜評數個無赦涼然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狹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酒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買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趙用賢廉意廉察其意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罪至也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朱長春評三

大夫主進賞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仲命之德中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刑也國子為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李主罰君命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之刑中德也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人與父俱子賤也出

東國西土外

獨見也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

政其條具上

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

七大夫政完

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

其文定矣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按士序評稟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然親師之義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如揭日月以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

即不致在三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之節而不致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暹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秦漢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詳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故散敘敘來有

次第有脈絡有條理關鍵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朱養純評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在。才
 卽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皆死事讐。魂于心。而
 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
 春也。謂仲負天下才。不悉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
 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我。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
 曰。爲白也。容爲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
 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
 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
 齊。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
 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
 於攝。天生一聖人。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
 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爲後
 世。食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爲期。卒不期。而猶嗟然。吾
 志其大。爲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
 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人用之。桓實
 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各相
 提。以愛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
 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鬼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
 文貌之。則惟大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豈豈雖卑。卑雖卑。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爲之也。要其博。大遭宕。時加峻。我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
 病後。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說。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拔

管子卷第七終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一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

禮而悅者。出。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管子 卷八

梅士亨註 公揚而有六 慮于此見之 信非夷吾莫

庸小白也

公與而有大
士意皆歸

楊慎評以殺
贖殺能慈民

之犯死乎甲
盾所生餘也

幾失於國固
猶驅之鋒鏑

也雖然猶愈
於金贖多兵

殺敵多金殺
主伯國亦以

不貪為寶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入者各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吟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惡意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死故可以惡意外之不善。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劉德評廢管
心先置利

沈與新評仁
義法三王桓
已有卓見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財尤甚

李泌評尊禮之至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降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

謂不辭而出，所以怒。

鮑叔隲毋趨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朱養純評為
身為國為天
下所以成
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通血氣道而後年長。年長而後心長。心
長而後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閑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佛逆。德于是喪。道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周元會評國
與天下又本
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謂孤
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
憚獨菹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
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
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舉
皞熙。鼓此為天下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以遊矣。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
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夫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懸，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睢。噫，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及于峴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法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日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一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著
朱長春評就齊語詮次而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
諸侯，臣不如也。績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
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
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
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
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沈氏新評提出先公社稷是把柄

楊慎評「仲也施伯以為大尼父以為小其施受之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夫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饒。饒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續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梏以予齊。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無禍難之事也。

朱養和評敘次法井然如

蕪賦評成敗俱歸矣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他譬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眾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貳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相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一于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也。

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夜。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揚慎評敘事無痕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纒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張榜評問政處便得其要

葉水心評對語典册高文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筴故勸之以慶賞糺之以

刑罰糞除其顛危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糞

其顛而除其危春通糞除顛危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異比較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于成民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資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而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其官制也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士閑燕則謀議審

何謂評言唯其亂故各有所處

管子

卷八

九

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也。而不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庶農以農民能致粟

又秀才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暇。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一。而尾語不可刪。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

高相。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輅。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箭。竹。箭。齊所無也。必買

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

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沈維垣評其心安焉上文法各異

魏評宛然

朱養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增方大味淵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管子 卷八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墾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墾。土宜末。開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父。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
 為矣。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悔。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于
 時於天下。其可乎。于求也。時時見日會。欲求管子

郭正域評列
民之道甚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立無後。則繼絕世。修舊宗。則收散親。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春通舉財長工。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未同之。以舉以長。民

管子

卷八

十三

沈思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民速治
不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
民則勸而學知矣。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
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
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

梅士亭評作
內政寓軍令
因田獵通軍
事真藏險于
順伏不測于
全靜之中

儀慎評此後
諸事精審讀
之使人悚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亭評韓
信多多益辨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
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
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獵之功
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

只是部伍分明
管仲什伍
素分不待踈
財取辨

梅士享評雖
云平伍而相
如父子兄
弟改其疆無
高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借名
極正

岳正評責在
鄉師處次第
條折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
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
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事而竣退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所以歷試其材能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端慤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

周元會三選 確然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宜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患而不救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即前鄉退而修連連為鄉

梅士享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然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眾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不娶

之故無家十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周禮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

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是故家居治理可移於官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奉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長由議論而反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明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不嫌查複古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蘓軾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管子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國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審諸內政矣夫齊國

揚慎評東矢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
何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
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
甲一戟輕罪贖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擗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並重後世贖錢用自鑄反爭言富國之非且不知強兵之術也可笑也

管子 卷八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寧戚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偃尚處

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豐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攻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意已伏于此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巨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禪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

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楊慎評必先及其侵地所謂賜小國地而後大國可

管子 卷八

誅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術歟

沈鼎新評以不服天子為名便堂堂陣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朱養純評南向北東西果所向無敵

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於隆嶽。周室有事，歸罪于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柁，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其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梅士享詩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母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醫言不用也破無弓服無矢破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嘯評收拾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禱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賈卜筮尚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飲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管子

卷八

三十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威
數語是其彈
壓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
見有者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馬牛選具選擇
其善者以成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廐繫養之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
稀薄來厚往
之意

劉繼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縶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擔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擔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梅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焉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壘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用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而在周矣

管子

卷八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備。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

而歸，故不失成功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僕，武功立也。

沈鼎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於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文章故拾妙法

楊慎評章首見仲賴鮑叔未以叔輩賴仲收此段文字不知者以為蛇足知者以為廻龍也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胥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管子

管子

卷八

二十三

楊恠評歸到事周室有分曉語俱潔

周元會壽三
邪原不可而
仲以為非急
正善誘君處

管子 卷八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自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楊慎評離病
立方就讓成
任此大機大
用非當時說
士所能望其
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
得其人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
更有不可
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遷
則亾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
正與夷吾
不可待
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快。音遊。苛密。快。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
言多所慣習也。人定交結。

其人

岳正評見仲父和表相濟

續按大臣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詩微細也。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朱良春評重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據桓公之短而自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于世不然宇宙皆廢爛萬古為長久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於五子各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漢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夸言傳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據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區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廷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符請隧茂矣聖人何以一正干諸嘉殺焚丘而諱海陽也著書者弱文而昧于義以是借飾為仲美平不知其佞諂也一匡匡耳君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管子

卷八

二十五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

校

管子卷第八終

管子卷第八終

管子卷第八終

